

大楼化妆师

● 李 动

每天清晨,到乐山大楼 3 号一楼垃圾房倒垃圾,见保洁员小计不是在分拣垃圾,就是在清扫清空的垃圾桶。有次,我去倒垃圾,见她提醒一位干湿垃圾不分的房客,对方操着北方口音:“我就喜欢这样,你能咋样?”小计无奈。见我到来,向我诉苦。我安慰她:“是几室的,我来教育他。怎么能如此不体谅保洁员。”

自从干湿垃圾分类后,大楼环境焕然一新。大楼封闭期间,每家都足不出户,倒垃圾成了问题。小计每天晚上八点,穿上防护服,开始逐层收集每家的垃圾,24 层 180 多户收拾完,已是深夜。

垃圾分类之前,楼里居民的干湿垃圾都堆放在塑料袋里,扔在电梯走道对面小间内。每天早晨,小计推着黑色大塑料桶,逐层倾倒,然后,用拖把打扫干净。有次我急着外出办事,电梯门打开后,见黑色垃圾桶里满了垃圾,一股恶臭直冲鼻腔,原来是小计在清理垃圾。虽然有空间,但我嫌里面脏,没有进去,



刊头书法 张建斌

窗外的鸟鸣声

● 倪超英

楼下有座公园,树繁叶茂水景悠悠,让我们有了推窗见绿的幸福感。以前,没有留意过公园里的鸟鸣声,尽管偶尔有一行白鹭从窗外掠过,但从未留意过鸟鸣声,这一次,却听得那么真切和感动,可能是整个环境里少了嘈杂和干扰,鸟儿们在那里表达着千言万语,侧耳细听,有了些理解和共鸣。

每天一大早,公园里的鸟儿就欢快地叫了起来,划破了清晨的宁静,在没有车水马龙、人声鼎沸的日子里,它们好像从不脱班,“醒了”“醒了”……可以理解成它们已在绿树丛中的鸟巢里醒来,也可以感觉到,它们在唤醒慵懒倦怠的人们。醒来,看看窗外的宁静,祈祷着早日解封,回归那人人都期盼的日常。

从此,鸟儿们似乎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,林间,不断传来他们的“说话”声,时而低语、时而激起亢奋,它们在说什么?我分明可以感知到它们的语言:是情侣间的悄悄话,怕被人听见,因此小小声的,彼此能够听懂就足够;是同伴间在打招呼,因此扯大了嗓门,怕对方听不见,好像在说,这阵子,公园全是我们的天下?那些打拳唱歌的、赏花看树的、跳舞聊天的,都去了哪里了呢?园大任鸟飞啊,来吧,飞过来,我们聊聊;是母子间的关爱,辛苦孵化孕育的小生命,就是靠父母亲一嘴衔来那些吃的,一口一口地喂大自己的儿女,因此要叮咛复叮咛,要传递所有的关爱,因此就话多,就唠叨……当然,它们还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语言,有属于它们自己的生活,它们也会谈情说爱、生儿育女,它们也有生老病死、不尽如“鸟”意,它们也会感恩,为自己拥有美好的大自然这么个大家园而欢快热情。

所谓飞鸟投林。楼下这座有 62 年历史的公园,占地面积 6.9 万平方米,东侧是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凯桥绿地(刘海粟绿地),西南侧是延天绿地和 SW 匝道绿地,连成了片。

等另一部电梯。心里暗忖,她每天与这些满是恶臭与细菌的垃圾打交道,从不怕累,亦不嫌脏,需付出多少体力,闻多少怪味?对她不惜体力的吃苦精神和不怕恶臭的坦然,深为感佩。

尤其是那次大楼停水,15 楼有户人家忘了关闭水龙头,出门上班去了,等下午来水后,水龙头“哗哗”放水,水漫金山。小计获悉后,首先将两部电梯开到 15 楼以上,然后,请邻居通知该户回家关水龙头。她赶紧带上扫帚、簸箕和拖把来到 15 楼,不停地倒水排水,忙了一个下午,直至楼道里的水排除干净。

不久前,邻居告诉我,14 楼有位 80 多岁的孤老,其女儿在美国,她突然发病,打电话叫来了 120,救护车来时没有家属,小计便跟随她前往医院。孤老住院抢救期间,小计主动留下陪护,让老公送来了躺椅,24 小时守护,精心照顾了四天三夜。我听后感为她的热心善良而感动。不由得联想到自己,我们兄弟姐妹三人,父母病了,三个孩子轮流照顾,没有后顾之忧。倘若我们老了,生病了,独生儿子,他既要照顾自己的孩子,还要忙于工作,自顾不暇,哪还有时间照顾我们?小计不仅为大楼保持了整洁的生活环境,还热心相助孤老,为身边人树立了助人为乐的榜样。

古人云:远亲不如近邻。委实如此,这次疫情期间,小计主动当志愿者,帮助快递小哥搬快递、指导老人下载二维码、顶替保安老李守护大门等,不一而足。大楼微信群里,小计不仅每天从晚

上 9 点至 11 点多,清理 24 层的垃圾,并不厌其烦地帮助网购者送货上门,乐于助人,令人感到小时候的邻里情又失而复得。

封闭前几天,我曾与小计聊过天。得知她是浙江湖州人,父亲是复员军人,是个老党员。1997 年,她就来到我们 3 号楼当保洁员了。从 19 岁花样年华一直坚守至不惑之年,她把青春和汗水都奉献给了上海的环保事业,具体说就是奉献给了我们 3 号楼。

更令我刮目相看的是,发现小计是个喜欢读书的人。因我从事文字职业,平时收到不少报刊,报刊堆积到一定厚度就找人来收购。妻子对我说:“保洁员小计喜欢看杂志,以后就送给她吧。”听罢,先是一愣,继而是欣慰。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人,只要喜欢读书,就值得尊敬,更值得支持鼓励。读书能开阔视野,启智明理,升华感情,参透人性。从此,报刊堆到一定厚度,妻子便会叫小计上来取走。

小计告诉我,她喜欢读书,考上高中后,听说父亲悄悄地贷款为自己付学费,依然辞学出来打工谋生,为弟弟读书减轻家里负担。她说父亲像我一样也喜欢看书。我给她的许多书刊,她挑选一部分自己看外,其余都带回老家给父亲看,他不仅喜欢我带回家的营养品,更喜欢这些精神营养品。谢谢你的书。我说书是看的人越多越有价值。

小计就像上海人夸奖的那种有腔调的人,不仅脚踏实地做事,也会抬头仰望星空。



■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(国画)

沈旅忠

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大量的鸟儿栖息,鸟语花香成为生活的日常。

窗外的鸟鸣声,是一种非常时期特殊的陪伴,是寂寞中特别有味道的旋律,悦耳动听;窗外的鸟鸣声,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交流,冥冥之中,分明是有感应的,不论是睡梦中的被唤醒,还是在键盘击打中的和声,其间的渗透和互动,让人思潮涌动;窗外的鸟鸣声更是一种慰藉:生活是美好的,世界是美好的,所有的一切终将过去,那个时候,我们就可以与鸟儿在同一个绿空间里一起欢颜。

一把旧竹椅

●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小学五(3)班 乐子墨

太婆今年 92 岁了,身体还很健朗,她是一个热情待客、细心做事、省吃俭用的人。年轻的时候跟着太阿公去了宁波,一呆就是 60 多年。太阿公去世后,她便开始想念自己的老家,想要落叶归根。于是,她的子女们便将老家的平房翻新成了一套四层的别墅。这幢新房十分华丽,外墙铺设了大理石,乍一看仿佛一座小宫殿,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太婆对这座新房子呵护备至,就像是在照看一个孩子一般,虽然已经 92 岁高龄,但她还是每天将别墅打扫得干干净净,把客厅和厨房都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外出时,门要锁上好几道,有时别人帮她锁的门她还不放心,要自己再去锁一遍才踏实。在这座豪华的房子里,最惹眼的是一把摆在沙发旁的旧竹椅,这把椅子又破又旧,许多地方出现了裂痕,坐上去就“嘎吱嘎吱”响,显得跟整个新家格格不入。今年春节,就因为这把椅子发生了一场家庭风波。

年前几日,太婆的几个子女都陆续赶到老家陪太婆备年货,谢年,做年夜饭,唯独小阿公一家在年三十晚上才匆匆赶来吃年夜饭。小阿公是太婆最小、最有出息的儿子,也是她最疼爱的儿子。因为他经营公司,平时业务繁忙,而且又住得远,太婆几乎很少能见到他,唯独过年过节才有机会见上一面。现如今,太婆回了老家生活,相聚的时刻更是寥寥可数。所以,今年的除夕夜,子女们欢聚于新家别墅,太婆自是欢喜的不行。

第二天大年初一午饭后,太婆突然发现她的那把旧椅子“人间蒸发”了,哪都找不到。她急忙询问大家,一问才知道是小阿公把它扔了。她带着温怒问小阿公:“儿子,你怎么把我的那把竹椅给扔了,那椅子还能坐呀!”小阿公当时喝了酒,迷糊地认为太婆是在责备他,撇过脸不屑地回答道:“妈,不就是一把椅子吗,而且已经这么破旧了,放在那里太不和谐,早该扔掉了。”太婆的其他几个子女们也劝道:“是啊妈,一把椅子没必要那么在意,扔了再买个新的好了。”太婆一听更着急了,她的脸涨得通红,声音提高了八度:“那可是原来老房子留下来的椅子,还是你爸在的时候从你厂里拿来的,坐坐挺好的!”稍作停顿,又叹了口气,低声哽咽道:“每当我想你的时候,看看它,就像看到你一样……”说着说着,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。可是小阿公根本没有察觉到太婆的情绪变化,借着酒劲说得更大声了:“那既然是我厂里的东西,我就更有权力扔掉它了。扔了就扔了,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你别老一天到晚收破烂似得啥都舍不得扔。”小阿公这么一说,太婆的脸色渐渐暗淡了下来,身体微微颤抖着缓慢移步到沙发旁坐了下来,任大家怎么劝解宽慰,她都没再开口说话。虽然之后小阿公真诚地道了歉,可是太婆还是一直郁郁寡欢。直到那天小阿公一家回去后,爷爷把椅子从垃圾桶里捡回来时,她才重新露出了温暖的微笑。她又颤颤巍巍地把椅子放回原位,还在上面盖了一块毯子,好像要把它珍藏起来,当作宝贝似的。

太婆的椅子回来了,她旧时的记忆回来了,她心中那个完整的充满回忆的家也回来了。